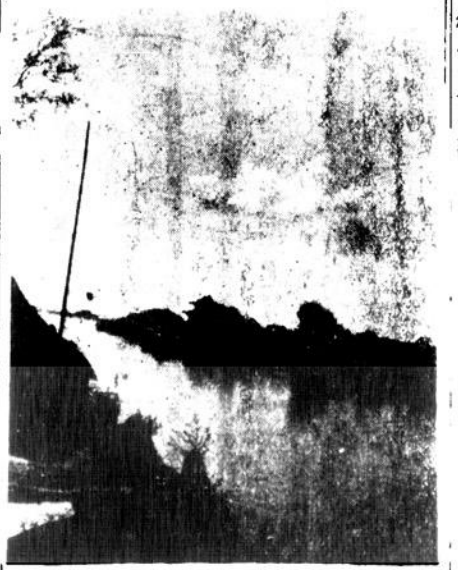

兌倫醫院專治花柳毒症
院址西藏路遠東飯店對面

金福牌香煙
品高質純

鄂籍議員得函、以示劉、因一怒去鄂、不久遂挾黎元洪質問之書來、責呂志伊爲興文字獄、並密函中山先生、要求罷呂、中山先生爲息事寧人計、囑呂勿爲已甚、而另由伍廷芳以總長名義、通電各方、說明呂志伊本意係爲尊重國憲、且亦司法官員之職責應爾、苟劉成禺前詰實出無心、則口頭更正、即可無事云云、顧劉卒不肯自行糾正、其事終亦含糊而了也、呂在當時、爲純粹國民黨派、劉則共和黨之氣息甚厚、不意數年之後、呂反與黨疎遠、而劉乃輾轉爲中山先生政府下之官員、直至前年立法院成立、呂以林森荐引、得任委員、今等監察院正式組織、劉復爲委員之一、想二君相晤於集會之中、當不勝今昔之感也、（有謂監院長引劉、係欲與立法院諸公作針鋒之對者、則語近周納、未可盡信矣、）

□莊海泉大罵民業公司

（敝鹿）

首都民業公司、自開幕以來、生意冷落、折本甚鉅、遊藝各項、愈趨愈劣、京劇如荆豔芳粉霞雲、大鼓似張紅霞曲、王芬等、相繼脫離、其原因皆以包銀[illegible]發問題、遂致游人寥落、勢難維持、茲聞該公司本月間借到外債一萬五千元、於四月十八日重行開幕、每門票贈糖果一盒、以資號召、無如雜項遊藝、依然故舊、礙難起色、於十九日值逢星期、敝鹿無聊、前往一遊、及進門、值莊海泉之蘇灘、敝鹿蘇人、以莊之滑稽突梯、故即入座、而莊開口即說『我唱灘黃、不是吹牛、上海大世界、新世界、從 勸業場的小世界、樓外樓都唱過、從來沒有碰到這種公司、別的游藝場、都是前付後唱、叫啥這個公司、先唱後付、不要說先唱後付、叫啥要押金、你們不要看我小小的唱灘簧、這個公司、也有七百多塊錢、這裏的老板、異想天開、叫啥立一個摺子、我想飯要吃的、前天把摺子到米店押五斗米、那知道、米也押不動、連帶蓋屄都罪過、你們想這種公司、還開在做什麼、還是六門三、（關）來得太平些』云云、並且把桶飯稽查、罵了一陣、方開始正式灘簧也、不知民業經理、聞之作何感想、

□長篇名作 當頭棒

（一〇一）

（求幸福齋主）

第六回 撑襟虞貴澤爲誰容 焚手摺烟雲似夢

錢兆菊揚起面來、憤憤然道、爲什麼拿不定主意、我家父兄、都很能過活、又不貪圖他什麼錢財、就是有一點小條件、據我想、也是他毫不費力、就能辦到的、何致于使他爲難呢、穆亮伯道、既然如此、我自然也是盼望你們早些成其好事的、不過我總疑惑軍長對于這件事有什麼爲難、才會這般游豫、蜜司既說不對、那麼、就算我猜錯了、也不妨事、但我始終是蜜司的好朋友、存心要幫助蜜司把這事辦成的、請蜜司一不要性躁、二不要生氣、只把我當做一員顧問、有事只管提出來和我商議、或者我也有一得之愚、足以貢獻蜜司、使蜜司這件事容易順利進行呢、剛才蜜司說、令尊與令兄、別無貪圖、只另有個小條件、這小條件究是什麼、是否多少有一點礙事的地方、蜜司何不爽與都告訴我、我們再討論一番、錢兆菊這時心氣已平和了些、聽說是與她商量、就果然認穆亮伯是好朋友、忙着要掏出那寶貝的名單來、向身上胡摸了一陣、沒曾摸着、才想出是放在剛脫下來的那件衣服口袋內、跳起來走到衣架邊一摸、就摸着、順手遞與穆亮伯道、就是這、家父家兄和幾個親友、想託我求他發表一件差事、彼此既都是親戚、請他照應一下、想總不算過分、我從前也曾看見他一天到晚、隨手寫一張字條、就派人官做、一點也不爲難、穆亮伯接過那份手摺式的名單、打開來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低首沉吟、自言自語道、哎呀、這個要求只怕不安罷、軍長向來辦事、公私分明、又不大肯干涉政治、

□疑是三生石上緣

（俊逸）

淮揚尹生、年少佻達、弱冠時來滬濱、負笈某官學院、生肥人頎頎、而黝黑而麻、致雖從事逐鹿、而不能於脂粉隊中、奏凱旋回、生初追逐同隊之異性蔡姑娘、時投以桃李、顧迄未得瓊瑤之報、尹雖如願、乃四出挽朋儕介紹異友、藉慰牛心、生有一友、交頗廣、一日、與生至東亞之體育專校、訪一女、女係畫師道子之后、美丰姿、品學冠儕輩、生友既晤女、與生紹价、互道欽慕、自是生女時相過從、或遊勝地、或觀電影、鶼鶼蝶蝶、儼然伉儷、客冬、生母歿、生以萱幃凋冷、擬寄故鄉、返籍時、與女偕、是時雙方已訂山誓海盟、生有弱妹、亦就學於該學院、因母逝、亦歸奔喪、生與其妹、均神經過敏者、維見女至、猶有疑慮、陰謂女恐無誠意於生、曷探試之、乃令女於居喪中、執子媳禮、初以爲女不能也、詎女一往情深、略無難色、立即縞衣素服、生乃大嘆服、今者、生服滿來滬、定下月朔、與女行昏禮、會見榴花照眼時、此一對伉儷、將作齊眉偕老、人謂生雖烏雅、女固彩鳳、而居然得聯眷屬、疑是事結三生、緣逢石上矣、

□硬替蘇曼殊捉刀者

（寒山）

蘇曼殊的小說、驚才絕艷、不論誰看了都得上癮、他比較最有名的幾篇、就是『碎簪』『斷鴻零雁記』等等、聽說曼殊做小說、最沒有長性、「斷鴻零雁記」最初是登在太平洋日報上、後來沒做完、就擱筆了、曼殊死後、文章的價值大增、書店老板忙着整理他的遺作出版、檢到這篇斷鴻零雁記、因爲是未完稿、很覺爲難、便有曼殊的朋友胡寄塵先生自告奮勇、給他續了幾千字、算是湊成了一整篇、不久便出版了、我幼年時候讀這一篇、總覺它結束處收得不好、文字也粗俗的很、及至知道後段不是他的嫡筆、倒反歡喜起來、

安樂酒店新建築

（吉六自首都寄）

首都花牌樓安樂酒店、開幕以來、生意頗稱不惡、近因馬路放寬、所有房屋、不敷應用、擬建築樓房、擴充營業、特于日前召集股東會議、到八十四戶、計七百四十股、討論新屋圖樣問題、並聞決定以十四萬元爲建築費、刻巳招商投標、另外議定招股辦法、凡在本年內自認或代招滿十股者、獎贈紅利一股、多則類推、該店設有經濟食堂、無論貴重各菜、皆是二角一色、一般經濟家、咸趨之若鶩、頗有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之概、惟辦理不得其人、以致虧耗甚鉅、不無可惜耳、

（[illegible]）

□樓門餘腥錄

（一三四）

（鐵蛇道人）

□標山幽女（續）

行長既然待太太太好、那就多發一點、太太將來回來、自然不必說、就是萬一有意外變化、將來生活舒服些、行長也可以放心一點、靈伯聽着搖了搖頭、嘆了口氣、問姨太太道、我總得叫你舒服、我就多撥一點兒給你、時候不早、別哭啦、當時咬一咬牙齒、忍痛又寫了一張兩千塊的字條、連同三千塊的、併在一起、自以爲十分慷慨、大概她決不致再有不滿之處、所以面色上有些昂然之態、跑到姨太太面前、把兩張票子、向烟盤上一擱、拿一隻小盒子壓着、笑嘻嘻的說道、好吧、我再送你兩千塊、共有了五千、大概不算少了吧、姨太太哭聲、果然停了、却又不好意思就把字條拿起來、並且心裏也有些不甚滿意、哽咽了一會、擦乾淚痕、又去燒起烟來、靈伯見事情完全解決、重又躺到烟榻上、自言自語道、鬧了半天、累的慌啦、我得好好兒的抽幾口、姨太太也不則聲、自管燒烟、燒好一口、送到靈伯嘴邊、靈伯一手接過槍嘴、低低說道、這兩張字條兒、你收起來吧、姨太太淚痕已乾、嗓子復原、佯作說笑話的樣子、也低低的問道、謝謝您啦、您是不在乎的、能多給一點兒嗎、

□南城早市亭□（錫學攝）

上海
青年會西餐
四川路青年會 電話六五一〇八號
（一元二角）
野味絨鷄
炸黃魚蛋沙四
奶油紀司烙通
心粉
紅燴閩蝦
冷雞片鎊蘆筍
燒猪馬鞍燴大
黃蘿蔔
巧格力凍
茄瓤太
鮮水菓
牛奶咖啡
（九角）
水鴨絨湯
炸魚蛋沙四
紀司烙麥格
紅燴閩蝦
燒猪肺屋燴大
黃蘿蔔
可可凍淋濟十
鮮水菓
牛奶咖啡
（七角）
野味絨湯
炸黃魚蛋沙
紀司烙雞心
蝦仁栗心什
飯
巧格力凍
鮮水菓
牛奶咖啡
美式奄克綸趣 每客六角

利利公司
統辦各鄉土產
平湖金萬興
炒米糕